

现今仅存唯一原本

中国艳情小说



钟情丽集

本藏
足珍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珍藏卷二

目 录

钟情丽集·····	(1)
张于湖宿女真观记·····	(61)
浙湖三奇传·····	(77)
山水情·····	(122)
金谷怀春·····	(289)
贪欣误·····	(352)

钟情丽集

〔明〕双峰堂余文台 梓行



该书为明代分上下两层刊刻的小说集中最早的一种，国内仅存孤本。

钟情丽集

时，海宇奠安，黎民乐业。百年间，耳不闻金戈铁马之声，目不视烽火狼烟之警。诚至治之期，太平之日也。呜呼，人生值此，既乏南山之寿，须闲北海之樽。可信是轻尘弱草，休辜负美景良辰。

百年秋露与春花，展放眉头莫自嗟。吟几首诗消世虑，酌三杯酒度韶华。闲敲棋子心情乐，慢拨瑶琴兴趣賒。分外不须多着意，且将风月作生涯。

尝有事生者，谕其名。本贯广东琼州人氏。丰姿冠玉，标格魁梧，涉猎经史，吞吐云烟，真士林中之翹楚者也。

一日，父母呼而命之曰：“尔有祖姑，适临高之黎氏。乃子奉朝廷命而为土官。经今数载，音问杳然。皆尔亲之薄幸，以致睽违之久，疏阔之甚也。孔子云：‘新者毋失其为亲，故者毋失其为故。此人道之当然。’即辰春风和畅，景物熙明，今备微贄，代我探访一度，以将情意。”生唯唯听命，收拾琴书，命仆童佑哥随行。

生即至，入谒表叔，见之尽礼。乃引赴中堂，进拜祖姑暨婢，并诸兄弟。皆相见毕，询及故旧，生一一答之，尽恭且详。

注：此篇为明代《世情小说·万锦情林》卷之一、下层。国内仅有孤本。乃馆生于西庑清桂西轩之下。

明日侵晨仲春晖堂揖祖姑，适瑜侍焉。将趋屏后避生，祖姑止之曰：“瑜儿出拜四哥。（生行第四也）都是一家人，何避嫌之有。”瑜

得命，即下阶与生叙礼。生窃视之，颜色绝世，光彩动人。真所谓人眼平生未曾有者也。

厥后，祖姑甚钟爱生。几晨昏，命生与瑜侍食左右。

一日谓生曰：“诸生久失训诲，汝叔屡求西宾无可意者。幸子之来，可姑舍此以发其蒙，一二年回家不晚矣。”复顾瑜曰：“四哥寒暑早晚，但有所求，汝一切与之，勿以吝啬。”女唯唯听命，生亦拜谢。然生虽慕瑜娘之容色，及察其动静有常，言词简约，知其决不敢犯。又以亲情之故不敢少肆也。

表叔择日设帐，生徒日至。虽用意于书翰之间，而眷恋瑜娘之心则不能遏也。累累行诸吟咏，不下二三十首。不克尽述，特摘其尤者，以传诸好事者焉，以见他作亦皆称是也。其夜，作舒怀二律，诗曰：

连城榼匱已多时，耻效荆人抱璞悲。
白壁几双几地种，灵台一点有天知。
青灯挑尽难成梦，红叶飘来不见诗。
寂寂小窗无个事，娟娟斜月射书帋。

多愁多病不胜情，怅味萧然似野僧。
绿绮有心知者寡，白简无字梦难凭。
带宽顿觉诗腰减，身重应知别恨增。
独坐小窗春寂寂，感怀伤遇思匆匆。

生自得祖姑言之后，凡有所需，无不得之。一日，生命侍童佑哥问瑜娘取槟榔，遂以蜡纸封密酿者十颗馈生，并标书于其上曰：“进御之余，敬以五双奉兄，伏乞垂纳。”生但谓其有容色，不意其亦识字也。见之，大喜曰：“西厢之事，可得而谐矣。”乃制《西江月》词，命佑哥持以谢云：

蜡纸重重包裹，彩毫一一题封。谓言已进大明宫，特取余甜相奉。口嚼槟榔味美，心怀玉友情浓。物虽有尽意无穷，感德海深山重。

女见之，微微而哂，就以云笺裁成小简书数字以复云：

感承佳作，负荷良多。第以白雪阳春，难为和耳。

生得此简，欢喜欲狂，不觉经史之心顿释，花月之思愈兴，他无所愿也，惟属意瑜娘而已。朝夕求间寻便，欲以感动于瑜。然瑜训谨稳实，生挑之，不答，问之，不应，莫得面图之。

一夕，月初出，叔婢会饮于漱玉亭上，命使女召生。生以手挥之，使先行。生徐徐后赴。至兰房东轩之隅，海棠树下，遇瑜独归。生曰：“五姐何归之速耶？”瑜曰：“倦矣，故归。”生曰：“久怀一事，欲以相闻，不识可乎？”女以他辞拒之，曰：“昨承佳作，健羨，健羨！”生曰：“不为是也。”女不答而去。生大惭，悒悒而赴宴，半酣而回。自是棠下之遇，不果所怀，遂制平韵《忆秦娥》以泄悒悒之意云：

忆秦娥，忆秦娥，无意奈渠何！奈渠何，一场好事，从此蹉跎。茫茫日月如梭，悠悠光景逐流波。花天月地，毕竟闲过。

一日，生就外馆。女窃入其所居之轩，发其书笥，见所作之诗词，知生之意有在也，默记归，感叹移时。及察见生之容色变常，饮食减少，颇怜之焉。

一夕，女晚绣绿纱窗下。生行过窗外，偶念周美成词“些小事，恼人肠”之句，瑜隔窗问曰：“四哥何事恼愁肠也？盍为我言之？”生曰：“子自思之。”女曰：“兄欲归乎？”生曰：“不然。”女又曰：“兄思兄

之情人乎？”生又曰：“非也。”女又曰：“春寒逼兄耶？”生曰：“非寒也，愁也。”女曰：“何不拨之乎？”生曰：“谁肯与我拨之？”女笑而不答。生欲进而与之语，自度不可，于是退居轩间，思向者窗前之言，乃作词以识其事，名曰《花心动》：

万绪千端，恼人肠肚事，有谁共说？多丽多娇，有意有情，特地为人撩拨。绿纱窗晚珠帘卷，绣床貌如花模月。如簧语，一声才歇，千愁顿雪。惟恨衷肠未竭。空惆怅，归亲又成间绝。一片乍灭，千种仍生，拥就心头成结。琴心未必君知，何日也？山盟同设。休猜讶，不是狂蜂浪蝶。

生浓墨楷书，命侍童持以示女。女览之，掷地曰：“我本无此意，四哥何诬人也！”童归以告。生殆无以为怀，乃于轩之西壁画一莺，后题一绝于其上云：

迁乔公子汇金衣，独自飞来独自啼。
可惜上林如许树，何缘借得一枝栖？

见者谓其题莺，殊不知觉其托意于其中也。

一日，瑜之侍妾女桃偶过生轩，归谓瑜娘曰：“向来见西边轩里琼州官人画一鸟于壁上，甚是可爱。”瑜因伺生出，遂抵生轩，玩索良久，知其意也，乃作一词，书于片纸之上，置于几间而归。诗曰：

金衣今已换人衣，开口如啼却不啼。
自是傍墙飞不起，休悲无树借君栖。

生归，见瑜所和之诗，正想象间，忽见绛桃持一简至。生启之，

鱼笺烂然绚目，乃是《喜迁莺》词也。

娇痴倦极，正柳困花柔，东风无力。桃锦才舒，杏花又褪，种种恼人春色。不恨佳期难遇，惟恨芳年易掷。堪据处，有东逝流水，西沉斜日。记得此去意，早筑盟坛，共定风流策。也不须愁，更休烦恼，务要身亲经历。欲使情如胶漆，先使心同金石。相期也，在西厢待月，蓝田种壁。

生得此词，大喜过望，愿得之心，逾于平昔，每寻间便，思与女一致款曲，终不可得也。

过数日，表叔赴县，婢又宁归，女乃潜出，直抵生轩。生偶辍讲而归，适瑜在焉，揖而谢曰：“往日之词，直中阿堵中，诚能践之，虽死无憾。”瑜曰：“前词聊以宽兄之意耳，岂有他哉？”生曰：“所谓‘身亲经历’者，果历何事耶？”女不答，遂欲引去。生掩窗扉而阻之，因谓瑜曰：“辍自二月来抵仙乡，今则蓂莢已三更矣。自从见卿之后，顿觉魂飞魄散，废寝忘餐，奈何无间可乘。今蒙下顾寒窗，而辍偶出适归，抑且不先不后，岂非天意乎？而卿又欲见拒，此辍之所深不识也。”瑜曰：“兄言良是，妾岂不知而为是沽娇哉？抑以人之耳目长也。”生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瑜曰：“俗语云，心坚石也穿，但迟之岁月而已。”生曰：“青春易掷，若迟之以岁月，岂不错过了时节哉！”瑜曰：“妾，女子也，局量褊浅，无有深谋远虑，在兄之图之则善矣。”言未已，忽闻众声喧哗，遂遁去，不得再语。生乃制《浣溪沙》以记其事云。

云淡风轻午漏迟，昼余乘兴乍归时，忽惊仙子下瑶池。
有意鸂鶒窗下语，无端百舌树梢啼，教人如梦又如痴。

一日，生陪叔婢宴于漱玉亭上，生辞倦先归。至和乐堂侧，闻有讽诵声，生趋视之，见瑜独立蔷薇架下，拂拭落花。生曰：“花已谢落，何故惜之？”女曰：“兄何薄幸之甚耶！宁不念其轻香嫩色之时也？”生曰：“轻香嫩色时不能仁赏，及其已落而后拂之而惜，虽有惜花之心，而无爱花之实，与薄幸何异？”女不答。生曰：“往日‘图之’一言何如？”女曰：“在兄主之，非妾所能也。”忽觉人声稍近，遂隐去。生作《减字木兰花》一阙：

小亭宴罢，偶到蔷薇花架下。忽惊兰香，独立花荫纳晚凉。
手拈花瓣，轻轻整顿频频看。花落花开，厚薄之情何异哉！

又一夕，叔婢俱赴邻家饮宴，生独视若有失。正忧闷间，忽见瑜娘掀扉而入，谓生曰：“兄何忧之多耶？”生曰：“愁何足惜。但肠断为可惜耳。”女曰：“何事肠断？”生曰：“尽在不言中。”女曰：“妾试为兄谋之。”生曰：“卿言既许矣，不可只作一场话柄，恐断送人性命。惟子图之。”女曰：“兄尚不念图，况妾乎？”生曰：“谕图之熟矣。”女指墙，谓生曰：“奈此何？”生曰：“事至如此，虽千仞之山，尚不足畏，数仞之墙，何足道哉！”女曰：“所谓图者，其计安出？”生乃以扇指示所达之路。女笑曰：“恐不然也，妾之一心，惟兄是从而已。事若不遂，当以死相谢。第恐兄之不能践言耳。”生以手抱妾，欲求合欢，女不从。正反复间，忽闻叔婢回，遂出迎接。次日，生乃作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之句以示女云：

水月精神，乾坤清气，天生才貌无双。算来十洲三岛，列此娇娘。堪笑兰台公子，虚想象，赋咏高堂。何如花解语，玉又生香。

茫茫！今宵何夕，亲曾见姮娥，降下纱窗。又以将合，风雨来访。记得何时，约言难践，空恁断肠。肠断处，无可奈何，数仞危墙。

生念瑜娘之言，欲实其心，奈何无路可达。将欲越危墙，恐伤身命，终日沉思，计无所出。因自思之：“惟有得向春晖堂安寝，则身可通矣。”遂称病不起。表叔省之，生诈之曰：“近来数夜卧此轩间，才瞑目，便见鬼魅或牛头或马面等来相击闹，心甚怖焉。但以精神恍惚所至，不以为意。昨夜又梦一长牙者，语余曰：‘明日大王来请你，你勿复起。’不觉今日身体沉重，不能起也。”叔闻此语，大惊，遂移之东轩，命其小子名铭者伴生寝焉。生私念：“本欲设计寻入中堂，只得移向东轩，无以异于西轩也。”至夜半，佯狂大叫，举家惊视。生良久始言曰：“向见一人冠黄巾，同昨所见长牙者坐，骂余曰：‘我叫你莫起，你强要起。’黄巾者曰：‘大王请先生去作平贼露布耳，无他也。’言未已，又见一红发尖嘴者至，促曰：‘连忙去，无羁滞。’将扶余出，我与之抵敌良久。喜诸人起来，散去。不然，被伊捉去矣。”祖姑闻言大惊，令人请良巫祈禳。生乃厚赂巫者，命伊言曰：“若在此宿卧，恐性命难保。除非移入中堂，则无事矣。”彼时即移生入中堂。生病渐安，日则肄业于轩间，夜则居于堂上。

后第三夜，生谓诸侍伴曰：“今宵服药，忌人见，你辈回后间宿歇”。至夜静，生步入兰房西室之前，正见瑜于月桂丛边焚香拜月，生潜出，立墙荫以俟之。闻其微吟云：

炉烟袅袅夜沉沉，独立花间拜太阴。

心事不须重跪诉，姮娥委是我知心。

瑜吟訖，突见生至，且惊且喜曰：“闻兄被魅，今夜乃得至此耶？”生曰：“若非被魅，安能得会卿于此乎？”相与携手入室，明灯并坐。生熟视之，容貌愈娇，肌肤愈莹，情不能忍，乃曰：“我肠断尽矣。”欲挽女以就枕。女坚意不从，因谓生曰：“妾与兄深盟密约，惟在乎情坚意固而已，不在乎朝朝暮暮之间也。苟以此为念，则淫荡之女也。淫

荡之女，兄何取耶！”生曰：“卿虽不从，辍之至此，设使他人知之，宁信无他事也？”女曰：“但秉吾心而已。”生虽不能自持，然见其议论，生亦喜其秉心坚确，不得已而从之，遂相与终夜坐谈。女曰：“妾尝读《莺莺传》、《娇红记》，未尝不掩卷叹息，自恨无娇、莺之姿色，又不遇张生之才情，自见兄之后，密察其气概文才，固无减于张、申，第妾鄙陋之质，有愧二女不足以感君耳。”生曰：“卿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且当时，莺莺有自选佳期之美，娇红有血渍其衣之验，今宵之遇，固不异于当时也。而卿之见拒，何耶？抑亦以愚陋之迹，不足以当清雅之意耳，将欲深藏固蔽，以待善价之沽也？”女正色而言曰：“妾岂不近人情者，但以情欲相期，美满于百年也。假使今日苟图片时之乐，玉壶一缺，不可复补，合卺之际，将何以为质耶？”生曰：“此事辍任之，勿虑也。但不如此不足以表情之交孚，卿请勿疑。”女曰：“谚语有云：‘但得五湖风月在，不愁无处下金钩。’正此之谓也。兄自此勿复举矣。”生兴稍阑，乃口念《菩萨蛮》词以赠之：

不因色胆如天大，何缘得入天台界？辜负阮郎来，桃花不肯开。芳心空一寸，柔肠千万束。从此问花神，何苦逼人情？

女亦口念《西江月》以答生云：

借问朝云暮雨，何如地久天长？殷勤致语示才郎，且把芳心顿放。苦恋片时欢乐，轻飘一点沉香。那时三万六千场，乐尔无灾无障。

自后，生凡数次就瑜，瑜终固执如前，委道百端，略不经意；或与并坐，或与并卧，见生才有异意，即厉色正言以拒之。生作《望江南》词以示瑜焉。

堪叹处，空到碧纱厨。一寸柔肠千寸断，十回密约九回孤，
夜夜相支吾。 驹过隙，借问子知乎？弱草轻尘能几许，痴云阁雨
待何如？后会恐难图。

生情不能已，复继之以诗一绝云：

青鸾无计入红楼，入到红楼休又休。
争似当初不相识，也无欢喜也无愁。

女见词与诗，笑曰：“兄岂不喻往夜之言乎？”生曰：“余岂不喻？但以
兴逸难当，姑排遣之耳。”暨晚，生归独坐，自思：“费尽心机，得达女
室，终不见从，必无意于己也。”

至夜，复思：“不如与女作别。”至则长吁短叹，凭几而卧，终不
与女一言，问之亦不答。百般开喻，逼勒再三，始一启口曰：“我今夜
被你断送了也。”女大悟，谓生曰：“兄果坚心乎？”生曰：“若不坚心，
早回去矣。”女因呼碧桃添香，呼生共拜于月下，祝曰：“妾瑜，生居
深闺，一十七岁于兹矣。今夕以情牵意绊，不得已，以千金之体许之
于情人辜辍者，非惟有愧于心，亦且有愧于月也。敬以月下共设深
盟，期以死生不忘，存亡如一，无负斯心，永远无 也。苟有违者，天
其诛之。”祝罢，挽生就寝，因谓生曰：“妾年殊幼，枕席之上，漠然无
知，正昔人所谓‘妖姿未惯风和雨，吩咐东君好护持’。望兄见怜，则
大幸矣。”生笑曰：“彼此皆然。”遂相与并枕同衾，贴胸交股。春风
生绣帐，溶溶露滴牡丹开；檀口 香腮，淡淡云生芳草温。曲尽人间
之乐，不啻若天上之降也。虽鸳鸯之交颈，鸾凤之和鸣，亦不足形容
其万一矣。展转之际，不觉血渍生裙。女乃起而剪之，谓生曰：“留此
以为他日之验。”生笑而从之。女以口念《虞美人》词以赠生云：

平生恩爱知多少，尽在今宵了。此情之外更无加，顿觉明珠减价玉生瑕。霎时丧却千金节，生死从今决。祝君千万莫忘情，竖着一钩新月带三星。

生亦口念《菩萨蛮》词以答女云：

春风桃李花开夜，烛烧风蜡香燃麝。鱼水喜相逢，犹疑是梦中。感情良不少，报德何时了。细语问莺莺，何人解此情？

瑜得生词，谢曰：“妾今夕溺于兄之情爱，故致丧身失节，殊乖礼法，非缘兄亦不至此也。幸为后日之图，则妾之终身庶得所托矣。”生曰：“五姐千金之身为我而丧，犹当铭肝镂骨以报子之深恩矣，岂肯负月下之盟耶。”

自后，生夜必至。一夕，谓女曰：“我以亲舅托于门下，人皆罔知，诚恐他日此事彰闻，亲庭谴责，何颜重上春晖堂乎？”瑜曰：“妾虽女流，亦颇知礼，岂不知韞椟之可嘉，失节之可丑！以兄之情牵意绊，遂至于斯，倘他日事情彰明，寻奉巾帨于房帟之中。事若不果，当索我于黄泉之下矣。”相与泣下数行。

又一夕，生复赴约，女目生良久，曰：“观子之容色辞气，决非常人，他日得侍房帟，则虽不得为命妇，亦不失为士夫之妻耳。苟流落俗子手中，纵使金玉堆山，田连阡陌，非所愿也，惟兄之是从而已。”生感其节义，作诗以赠云：

水月精神冰雪肤，连城美璧夜光珠。
玉颜偏是书中有，国色应言世上无。
翡翠衾深春窈窕，芙蓉褥软绣模糊。
何当唤起王摩诘，写出和鸣鸾凤图。

女亦吟一律以答生云：

多感阳春一气嘘，吹开玉砌未生枝。
合欢幸得逢萧史，快睹曾应识紫芝。
碧沼鸳鸯交颈处，妆台鸾凤下来时。
此情纵有成终始，莫把平生雅志亏。

初，瑜父选民间女之艳色者以为媵，得八人焉。分四与瑜：曰碧桃，曰绛桃，曰仙桃，曰小桃；分四与琼：曰腊梅，曰月梅，曰春梅，曰素梅。父命姆诲之，皆颇识字晓音律。自瑜交通生后，四桃心怀忧惧，惟恐事泄，罪及于己。一日，四桃上书谏曰：

娘子生长名门，深居幽闾，世荣封袞，家极华腴。况且仙态芳菲，懿德清淑，才华充臆，妙手精工，芳名洋溢乎三洲，美誉昭彰于十邑。尚不保身律己，却乃失节丧身，理义有亏，彝伦败。倘或闺中事露，门外风闻，非惟有污损于己身，抑且玷辱于父母。亲庭谴责，他人笑讥，名节荡然，性命难保。诚恐楚国亡猿，祸延林木，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后悔难追，噬脐莫及。苟能先事改过自新，勿蹈前非，待时而动，则娘子幸甚，妾辈亦幸甚！

瑜得书，览毕，喟然叹曰：“尔言良是，但余既以死许辜生，背之不祥。今日之事，其咎在余，谅必不相累也。”碧桃曰：“其然，岂其然乎！娘子若不自新，我辈终有去志。”瑜泣而谕之曰：“余与辜生牵情溺己而成痼疾，身可死而情不可解也。虽苏张更生，不能移吾之初志耳。汝欲去则去之。”四桃同泣而应之曰：“妾辈侍奉闺帏，已非一日。娘子开心见诚，推恩均惠，感戴不已，补报无由。倘若事露，娘子捐身，妾辈安能独存，誓必不相负也。”乃相抱啼嘘而泣久之。至暮，

生至，女乃出所吟诗并四桃所谏书以示。生读之赧然。

一轮明日本团圆，才被云遮便觉残。
欲把相思从此绝，别君容易望君难。

自后，暮聚晓散几月余，温存缱绻之情，益以加矣，不觉大火西流，金风又起。父母以生久别，遣仆持书促归甚急。生得书，言之叔婶，治装将为归计。生至夜复抵女室，告以将别之由。二人不忍离别之情，见于颜色，短叹长吁，悲不能已。久之，女徐拭泪曰：“第无伤感，且尽绸缪，未知后会何时也？”生曰：“我去三两月，必至再来，子勿劳苦构思成疾，此特暂别而已。”女乃吟诗二绝以别生云：

乌啼月落满天霜，执手相看泪满眶。
明月相如归去也，文君从此倍凄凉。
秋雨梧桐叶落时，悲秋怀抱正凄凄。
多情自古伤离别，莫笑莺莺减玉肌。

生乃以玉耳环馈女，并留题一绝云：

黄雀衔来已数年，别时留取赠婵娟。
莫将闲事萦衷曲，常把佳音在耳边。

暨晚，生以他事不果行。至夜，女命侍女以白金十锭、青布四端、花巾二十条、裙带二十双并词一阕以赠生。词名《柳梢青》：

南陌花残，西厢月暗，风雨凄凄。见说君归，明松金钏，暗减玉肌。
吁嗟后会难期，将何物，表人别离。万斛离愁，千行情



泪，两地相思。

生亦立缀排十韵以赠女别云：

驱驰来咸里，特地探仙乡。推馆开纱帐，拦阶随雁行。二天恩不断，一德感难忘，况复兼葭质，亲陪兰蕙旁。尘埃沾洁节，襟袖染余香。月下深盟固，花边思语长。绝胜鱼得水，何异凤求凰。只谓欢娱永，谁知归思忙。百年终有在，一别不须伤。若问重来日，橙黄与菊香。

生别，至家之后，行止坐卧，食息起居，无非为女记忆也；经史家事，略不介意，终日昏昏而已。先是，城之西北隅有林曰迈游，山明水秀，多生佳丽。有名小馥者，字微香，亦美丽超群。其俗有纺纱场之习，生尝游畋其间，与之亦相好。生有诗以赠之曰：

生长茅茨在迈游，微香两字动炎舟。
玉般温润兰般馥，花样娇妍柳样柔。
巧笑千金苏氏小，清歌一曲杜家秋。
也知好事人人爱，不可明知但暗求。

微香缉知生归，意其必访己也。日日候待，杳无消息，疑其必有他遇而忘己也，乃效温飞卿体作《懊恨曲》以怨之云：

莲藕抽丝那得长？萤火作灯那得光？薄幸相思无实意，可怜蝶粉与蜂黄。君何不学鸳鸯鸟，双去双来碧纱沼。兰房白玉尚抛捐，何况风流云散了。大堤儿女抹翠娥，贵财贱德君知么？天桃浓李虽然好，何似南山老桂柯。悠悠万事回头别，堪叹人生不如月。月轮无古亦无今，至今长照丁香结。

微香亲书于鸾笺之上以寄生。适生之友王仲显者与生检阅诗书，得此曲，问：“谁之笔也？”生以实告。遂与王生共探之。微香以生久别，见生至大喜，而生忧闷之怀凄然可掬。微香以王生在，亦不诘生。

迄至夜分，王生倦而寝矣，微香乃谓生曰：“自从君之别妾也，不觉乌兔沉东西矣，而妾思君之心不啻若大旱之望云霓也，深藏固蔽以待君久矣。近闻君归，喜动颜色，思得一见而无由。今夜既蒙垂顾，正当缱绻以偿契阔之情，而君之短叹长吁，愀然不乐，何也？岂非疑妾有外意，抑亦君有外遇乎？”生曰：“感子之情，亦已多矣。奈何将新变故易，以故变新难。”微香笑曰：“妾之言果不差矣。君盍均而惠乎？”生不答。微香曰：“君寓临邑，所遇者激得非临邑之人乎？”生曰：“然。”复问：“女为谁名？何氏之女也？”生不肯言。再三逼勒，良久，始言曰：“子亦我之情人也，语亦何害。子宜秘之，勿言其姓名于人，斯可矣。微香指灯而言曰：“我若违子之嘱，有如此灯。请言之，勿虑也。”生乃曰：“黎氏，名瑜娘，字玉真。”微香叹息而言曰：“此女无双也。其面团而光，其质富而润，其目凝而澄，其声清而婉，果然乎？”生曰：“子之言，若亲见也。何以知之？”微香曰：“妾之表亲有善穿珠者，前日往临邑，知黎土官宅有此女也。且闻其善诗，有作赠君否？”生乃诵其《柳梢青》与微香，微香击节叹曰：“才貌兼全，真天上之人也。子之视我如土块，不亦宜乎！”乃缀《满庭芳》一阙自歌以贺生：

月下歌声，风前笛韵，遥思当日风流。枕边言语，尤记在心头。玉珮玎珰，别后空惆怅，永巷闲幽。行云去，才离楚岫，却又入瀛洲。仙境里，奇逢姝丽，端好绸缪。羡金桃玉李，凤偶鸾俦。一个文章清雅，一个体态娇柔。谁念我，雕栏独倚，一日似三秋。

生观讫，起谢曰：“余受卿之情不为不多，负卿之罪亦不为不少。”立缀《木兰花》一阙以答之：